



快雪时晴。快雪是绿雪。去年六月间在青阳，九华后山诸峰如绿雪，似乎要破空而出。山势俯仰生情，飞岩掇按顿挫。而诸多古寺，在绿国汪洋中隐隐显显，显显隐隐，隐现如圆笔藏锋。只有芙蓉湖日夜流，从容不迫，神态自如，不动声色流日夜。青阳袖中像藏了一幅《快雪时晴帖》。晨起阳光荡荡，青阳确实是一幅《快雪时晴帖》，贴心快慰。

春衫已脱，青草宽袍大袖。来青阳参加笔会的王祥夫先生却宽裤短袖。我差点把宽打成了夸。他海拔不高，比我还略低几厘米，黑短袖，红宽裤，戴一副墨镜，完全的松松垮垮，但脸部严肃得像黑老大，还穿着一双毛皮鞋（我深度怀疑）。这是个有故事的人，这是个北方侑人。我老家岳西说某人侑子，其实也含蓄着夸人，夸某人清真直率，如童子稚气。而他最爱的大约是稚子心。难得有稚子心，有时候稚子比赤子好，独有芬芳。

这是第一次见祥夫先生。我知道他会来，缘于同道之光的召唤，虽然我是后辈，但他并不以高高在上自居。许多年前，他练工笔，十二岁花鸟，十七岁山水，一派快雪时晴；许多年前，他写小说，获奖无数，依然快雪时晴。2018年，我向胡竹峰讨来他的微信。其时我刚刚转型写小说，想琢磨点儿窍门，读着就读到了王祥夫，读到了他的《上边》，读到《热三伏》，读到《婚宴》《五张犁》，特别是读到了《半截儿》，忽然就惊悸了。这种来自底层的呼吸，来自灵魂的工笔叙事，

配了人物内心波澜的写意，张弛之间，虚实之间，像转瞬消失的电光，却重重地雷击了我。他对日常生活的诚恳关注、冷峻思考，往往以荒诞化的书写来将无人不哀、是人皆苦的悲情放大，又将悲情诗意性转化，隐藏着人生的美和人性的善。他笔下的人物多少有些偏执，简单的动作简单的话语，简朴到本质。他的叙述的节奏，仿佛一个人在喃喃自语私语，一口气往下说自顾自往下说，却有中国画的疏密有致疏朗有度。

渐渐我们就有了些交谈，其实聊得不咸不淡。我不知道怎么聊，有十多年我在写专栏，远离文坛。于书画，我读师范时三年的写字课，大概只用了半瓶墨汁，属于典型的门外汉，而据说他善侃，才气非凡，不仅以小说字画下酒，还流溢到古玩戏曲美食——他的老父亲就是古玉收藏大家。若酒酣兴到高处，他会现场亮几嗓子戏文。我很想把我的小说给他审察一番——一个生瓜蛋总是希望前行的路上有盏明灯指点。但他总是忙，总是一会儿东一会儿西，天南海北，四处被邀请“贵宾”式游览，活得大自在。终于逮着了机会，发了一篇小作，请他批评。大约一周后他回复了，按照惯例先是表扬后是婉转的提醒几个缺点，具体点评我已经忘记——请原谅我，现在记性真的不好。

我说，我想给他的小说写几句评论，但至今没有做到。他大约也不会怪罪，那么多著名评论家写过的，也

快雪时晴珊瑚堂

黄亚明

不缺我一篇。那时候他赠了我《劳动妇女王桂花》，另一本是散文集，名字我不记得了——我真是疏懒愚蠢，一直拖着，心底里喜欢着他的文字，却不自觉找些理由安慰自己，比如写了好几年的书评，几乎写到了呕吐，后遗症是如今只要有人寄书，哪怕再好，我都下意识胆颤。于是心里对祥夫先生说：不急，且容小僧伸伸脚。

一拖就拖到了青阳之行。在青阳我很少和他说话，或许因为心虚。他的那道松松垮垮的影子，看起来敦厚而又层次多变，正如他的短袖和宽裤，一日一变，只有那永恒的牛皮厚鞋，伴随着丈量老街、老庙和皖南风日。记得在陵阳老镇的老桥上合影，许多人靠近镜头，他却松松垮垮地站在最后。

入夜有人吆喝去大排档喝酒。喝的是啤酒，扯的是闲文，吃了龙虾、烤鱼、韭菜、带壳花生。他居然说的不多，但每有人敬酒立即喝干，就这么随心所欲地坐在靠近公路边的椅子上，仿佛一方天地纳在心中，举箸捉杯全是风月，坐着的也是一道闲逸风景。

笔会未结束，我因特殊原因提前匆匆离去，没办法和祥夫先生实实在在扯个闲篇。

祥夫先生的画室斋号为“珊瑚堂”，在微信上常见他的工笔小品，或一只蜻蜓，或一只蚂蚱，或一只螳螂，或一只知了，或一只蟋蟀，栩栩生动，足足有趣，余下多为留白。既有文人

气，也有烟火气。我最喜欢烟火气，市井人生的大俗即雅。见过他的《白菜蜻蜓》，蜻蜓翅膀根部用淡赭石渲染，再用朱砂、胭脂二度三度渲染，灵动不已，似可看到翅下肉身。而白菜，则是寥寥几笔即成，开阖自如。一动一静，动静之中如这寂寂良夜，能体味到生命的妙好。

今夜我在楼上听雪，雪意遥遥而来，雨声，雪声，叹息，吟哦。下午在办公室依窗看雪，雪粒子噼噼在水泥台阶。有事时看雪，没事时看雪。有事没事，只有看雪一事最相宜。

山西大同的珊瑚堂外，大约也下雪了。

“羲之顿首：快雪时晴，佳。”一千多年前的手札还在。祥夫先生，我们山里阳光泼雪了。



黄亚明，中国作协会员，有中短篇小说、诗歌、散文、专栏400余万字散见报刊。出版有《别对世界撒娇》《市井水浒》，曾获孙犁散文奖、安庆文艺奖等。



前几天，先生跟我说，过年排班表出来了，今年得在安庆过年了，嘱咐我备些年货。备年货，不管是在苦日子还是好日子里，都承托着一份好心情。刚好遇上难得的大晴天，我便骑着电驴来到菜市场、超市，开心地挑挑拣拣。

平日里烧菜总是抢时间，过年嘛，没钱有闲啊，总得烧几个拿手菜吧，女儿爱吃的粉蒸肉可以做做了，心里这么想着，便自然而然跑到了超市里的调料区。眼睛在五花八门的调料柜上一行一列地扫描着，忽然发现一袋调料上面的图文很是眼熟，定睛一看——“单山蘸水”，那条跃起的锦鲤，那个左下角印着的男人头，那句“蘸水，当然单山”的广告词，这么多年，竟也没变过。

脑子里突然闪现了一个人影，她端着一盘炒年糕，一边蘸着“单山蘸水”，一边笑嘻嘻地问我：“丫头，尝一个？云南特产蘸水年糕。”

鼻子没来由地酸了一下，心里好生纳闷：此人、此物居然能在心底逗留这么久？

记不清当时我们住的小区叫什么名字，但房主阿婆的梨花卷奶奶头，还有她慈眉善目的模样依然清晰，农家房被隔断成数个屋子的局促、暗黑和阴冷感依然闭目即现。那儿的好处是，房租便宜，离我当时上

班的地方很近。

第一次见她是在过道上，我正操着锅铲在电磁炉上滋滋啦啦炒菜，她蓬松着头发睡眼惺忪地从门里走出来，往我这儿瞅了几眼，又懒懒地缩回了房间。随后，便听到她对着房内的人说，“隔壁新来的妹子在炒菜呢。”之前也没听阿婆说隔壁还住着人，想着可能吵到别人休息了，我便走到他们的门前说了声抱歉，见对方没回应，我也就回了屋。

快吃完饭时，门外响起了拖鞋的啪嗒啪嗒声，越来越近，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方才那个披头散发的女孩现在是梳起了长辫子，衣着整洁地站在了我房门口，一手端着盘子，一手扶着门框，朝我屋内探着头笑着，“丫头，尝一个？云南特产蘸水年糕。”说完便快速移步到我跟前，将盘子放在我手边。这猝不及防的亲切样像极了我的母亲，让我很意外，却又颇觉温暖，我连忙说了声感谢，便很自然地学着她的样，拿起一根年糕，蘸了蘸盘子边上的蘸水粉，往嘴里送，“好吃！”

确实好吃。蘸水粉的香麻辣完全驱散了连日阴雨带来的潮湿清冷，我的味觉一下子醒了过来。女孩估计没料想我如此嗜辣，一边吃一边笑。不得不说，“吃”真的是女孩们相

丫头，你叫什么名字

毕瑾

处时特有的默契，一盘蘸水年糕下肚，素不相识的两个人便自然而然地聊开了。

女孩来自云南的一个小山村，在南京打工时遇见了现在的丈夫，远嫁到了黄山，孩子已经三岁多了，丢在乡下由公婆带着，小夫妻俩为了照顾家人，就近找了工作，她在一家酒店当服务员，丈夫在工厂做工。我炒菜的时候，夫妻俩正补觉。

女孩说完了自己的事情，又开始追问我。我告诉她，我跟她同龄，一个刚毕业的小上班族，单位在对面的市政府大楼里。女孩说，她很羡慕大学生，能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，可惜自己不是读书的那块料，注定只能找些边角料的工作。女孩望着方桌上摆着的一大堆新闻类书籍很不解，问我为何不去当记者，“信息灵通啊”。不记得当时是怎么回答她的，只记得，她似乎很喜欢我的那些书，后来每次进屋都要朝那堆书望望。

奇怪的是，那晚，我们聊了许多，但一直都没有问对方的名字，不知道是不记得问，还是觉得名字不重要。往后见了面，她依然喊我“丫头”，我也喊她“丫头”。

虽然上班有时间差，但我还是和丫头保持着稀稀疏疏的走动。丫头邀我去她夫妻俩的屋里看电视，吃他

们以单山蘸水粉为调料做的各种吃食，品尝她从云南老家带来的老蜂蜜，欣赏她手机里存着的女儿“芝麻”的照片。芝麻的眉眼很像丫头，细而黑，但肤色比她白。也是，不在云南长大，皮肤应该不会受低纬度强光的影响。丫头不喜欢拍照，因为她总是嫌弃颧骨边的那一圈太阳斑。丫头还说，每次回家，芝麻就嗲嗲地跟她撒娇“妈妈我老是梦到你，如果我每个晚上都跟你睡就不会梦到你了”……

算起来，芝麻如今已经十来岁了，不知她可要在梦中才能见到她的妈妈。总是素颜朝天的丫头，不知道现在可会化些淡妆，她脸上的太阳斑应该没了吧，那些个“板扎、豁人、枪的起、岔巴”的方言俚语可还一样逗人乐？

也不知此生可还有缘分遇到丫头，如果遇到，我一定要问问她的名字。



毕瑾，本报副刊编辑